

在他的世界屋脊

邵毅平

自从在他的墓碑上放了一枚地铁票以后，我没想到有一天会住得离他这么近。三年前的春天，我住在拉丁区，靠近圣雅克街。我的住处周围，全是他的足迹：勒高夫街1号，是他童年的住所；先贤祠后边，是他就读的亨利四世中学；索邦对面，是他上文科学预备班的路易大帝中学；乌尔姆街上，则是他就读的巴黎高师……难以想象一个人的最初二十来年，可以生活在如此集中的一片街区，而且尽是名校和古迹。

1911年，他6岁，他们母子离开默东，迁居巴黎拉丁区，住在勒高夫街1号，他外公家里。外公的套间位于顶楼，有三间卧室，一间是他外公

的，一间是他外婆的，还有一间是“孩子们”的，也就是他们母子的。母子俩同样的微不足道，同样的受人供养。他们从来都不在自己家里，住在勒高夫街时是这样，他母亲改嫁后还是这样。

但对他来说，住在顶楼真是好极了，宛如生活在世界屋脊上。他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投以居高临下的目光。正走过勒高夫街的我，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哪怕他下凡到人间，由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他的心却仍在高处。后来也一直在高处。在他的世界屋脊，他

看见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他的脚下，万物个个谦卑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于是他开始写作，用文字创造和占有万物，从勒高夫街1号开始，到蒙帕纳斯公墓结束。

有时他从天上下凡，去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从奥赛站到奥斯特利茨

站，一个个旧书摊找过去，收集他喜欢的各种儿童读物。当他回到苏弗洛街，每跨一步，都感到在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里倒映着他生活的节奏和规律。拐个弯回到勒高夫街，瞧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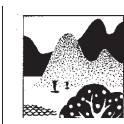
门房特里贡的小胡子，听着液压电梯的啾啾声，他上升到他的世界屋脊，继续俯瞰巴黎的屋顶和人类的命运。我则从克吕尼旅馆的五楼看着他。

1915年10月，他十岁三个月，外公替他在亨

利四世中学注册，从此他成为该校的走读生。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与同学们在先贤祠广场上又跑又叫，在卢梭雕像与伟人旅馆之间的广场上玩球，这成了他最幸福的时刻。伟人旅馆位于先贤祠广场17号，1919年，布勒东等人在此宣布了超现实主义。那时他正在拉罗谢尔，是随改嫁的母亲去的。翌年，外公把他接回巴黎，重返亨利四世中学，这次成了寄宿生。他发现并爱上了超现实主义，模仿其风格写作。而就在这时，刚开始“漂漂”的海明威，差不多每天从他学校门口路过，去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写他那些密歌根州北部的故事……

还在童年时，他就想象自己未来功名成就，回到故地缅怀童年，游荡于勒高夫街、苏弗洛街、卢森堡公园……他还不忘补上一句：“外公那时已故。”他想象自己宁愿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巴黎街头游荡，却丝毫没料到先贤祠早已留出了他的位置。这也难怪，从他的世界屋脊望出去，先贤祠的穹顶触手可及，他不能不老是想到它。早在9岁时他就确信，他注定成为英杰，死后将埋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也许在先贤祠已选好位置，在巴黎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外省、在外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心公园和广场。

多少年后，他的第一个预言落了空，他死后既没有进入先贤祠（他已拒绝一切荣誉，从诺贝尔奖到国葬），也没有埋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他不想埋在母亲和继父中间，就像可怜的波德莱尔那样），而是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这是她的决定，她是个地道的蒙帕纳斯人。后来她也葬在了一起。但一股巨大的人流跟在灵车后面，葬礼的盛大弥补了预言的落空。“不对自己说，这正



七岁那年，我随父母游西湖。在虎跑，见到了一位长者。那天天下着细雨，游人稀少。就在层层石阶下，他握了我的手，还和我母亲说了话。母亲对我说，“你好福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你要记住他。”我记住了他和虎跑，忘记了西湖。

再次去西湖，大概二十岁。车子近了，柳浪里看见西湖，感觉是梦见。之后去了好多次，每次若如初。审美不倦，只能说是天堂了。到得西湖，只要有空余，都会独自绕着西湖走一圈。六公园、白沙堤、苏堤，到南山路、柳浪闻莺。大概一个时辰，穿行烟水，捡拾芳蕊。郁达夫有句诗：“西湖只是小家容。”我很赞成。西湖不大，历代有品的人，经营了这么多年，天誉和人间已分不清。

白蛇和许仙，一场雨，一把伞，一条船的工夫，结成了人和妖的因缘。妖没什么不好。妖比人聪明。妖也只是一条命，盗草昆虫，也会死。可惜许仙不懂。他是本分人。没有法海，他也会让她炊烟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话本没读全。塔倒了，我却好喜欢。喜欢西湖夕照里，不再有先前的雷峰塔。白娘子，不管她现在哪里，都愿她安好。

岳飞，总要瞻仰的。他一身忠烈。《宋史》说：“飞事亲至孝。”谁知他就死在母亲嘱咐的“精忠报国”上。秦桧，自然是唾弃的。不光是我辈，他的后人拜谒岳坟墓，也写过，“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老学庵笔记》有记载，说到秦桧的。大意是，

秦桧和亲近聊助业。他问亲近，他是什么样的助业？亲近回说，“去不得的助业”。活着没事，以后就难说了。秦桧听了，只是叹息。可见秦桧有自知之明。他这辈子做人做坏了。学问好，官位高，有什么用？唯上逢迎，没得好下场。苏曼殊坟莹，在西湖边，还是孙中山题的额。可惜不在了。“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是他最有名的诗。他是归看浙江潮了，可惜他的芒鞋破钵，还真无人识。千百年来，西湖边坟莹多。几十年前，有说西湖被死人占据了，不好，接着大量坟莹迁走了。死者为大，能在西湖留下坟莹的，都是大事，也都事出有因。人，其实是齐生死的。西湖由谁来占据，不是在不在世，可以说事的。清除了过去，活着的人很单薄。不论过去、不敬先人的人，一定很浑噩。

张岱写过《湖心亭看雪》。我没见过西湖雪，只是在西湖划过船。湖中央有个小瀛洲。洲头有桥，栏杆九曲。桥边有大块顽石，旧刻“虫二”两字。郭沫若说，字是“风月无边”。就地坐下，斜望西子湖，还真是风月不见边。小瀛洲不远，湖中还有三石塔。塔身是圆孔，天上圆月大小。月圆时分，在圆孔中央，设置灯火。一湖水光，十分山色，凭空多出三轮圆月。这就是西湖一景：“三潭印月”。曾在六月十五夜，坐上船，环绕三潭，转了一圈又一圈。传说李白醉酒，常在水中揽月。那一夜，我也揽月了，一遍遍，一遍遍。那一夜，我相信，李白的传说是真的。揽月的感觉，真是好。

苏曼殊坟莹，在西湖边，还是孙中山题的额。可惜不在了。“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是他最有名的诗。他是归看浙江潮了，可惜他的芒鞋破钵，还真无人识。千百年来，西湖边坟莹多。几十年前，有说西湖被死人占据了，不好，接着大量坟莹迁走了。死者为大，能在西湖留下坟莹的，都是大事，也都事出有因。人，其实是齐生死的。西湖由谁来占据，不是在不在世，可以说事的。清除了过去，活着的人很单薄。不论过去、不敬先人的人，一定很浑噩。

张岱写过《湖心亭看雪》。我没见过西湖雪，只是在西湖划过船。湖中央有个小瀛洲。洲头有桥，栏杆九曲。桥边有大块顽石，旧刻“虫二”两字。郭沫若说，字是“风月无边”。就地坐下，斜望西子湖，还真是风月不见边。小瀛洲不远，湖中还有三石塔。塔身是圆孔，天上圆月大小。月圆时分，在圆孔中央，设置灯火。一湖水光，十分山色，凭空多出三轮圆月。这就是西湖一景：“三潭印月”。曾在六月十五夜，坐上船，环绕三潭，转了一圈又一圈。传说李白醉酒，常在水中揽月。那一夜，我也揽月了，一遍遍，一遍遍。那一夜，我相信，李白的传说是真的。揽月的感觉，真是好。

西湖小记

陈鹏举

蒸与甗

张明华



其貌不扬？巧合？如果光从外观上评判，这件陶器确实没有值得推崇、欣赏、惊鸿一现的感觉。高24.8厘米，形似陶鼎，三个扁凿足撑在腹底，器腹及底部多有缺损，经修复留下的石膏面与实体色差强烈尤为突兀，器表不均匀的灰黄色和麻麻点点的小空腔，说明其质地相当酥松。奇怪的是在此器中腹最大处一组弦纹下穿有一孔，让人不得其解，因为先民用釜鼎之类的炊器烹煮食物，腹上穿孔会造成汤水外漏。不过，这么多的“不是”和怪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不俗地位。

甗，是古代的一种炊器，相当于现在的蒸锅，青铜或陶制，始自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盛行于商周，晚至汉晋。有一体式、分体式两种：一体式的新石器时代陶甗，鼎形，下置三足，腹内壁中下部凸起一圈，可平置竹木算，上面放需要蒸熟的食物。商周则由上甗下甗铸成一体的形式；器腹中偏下部（相当算体以下位置）穿一孔。分体式的甗，下部是袋足高，可盛水烧热，上面叠一底穿多孔或透底的甗形器，可置需蒸熟的食物。新石器时代分体式陶甗目前未见配套的完整器，在浙江河姆渡、江苏墩墩遗址仅见上部的甗，下部应该是釜鼎之类的炊器。前述陶甗，首见于上海青浦练塘茭泾金山坟遗址，是我国最早的一体式陶甗，距今五六千年的崧泽文化。

熟食，是人类的重大发明。可杀灭病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也为人类提供、丰富了美食，方便了食物中食无法获得的营养，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智能、体格的进步。熟食的设备现在很多，电炒锅、电饭煲、电磁炉、电烤箱、火锅、蒸锅、不粘锅、空气炸锅……花样繁多、眼花缭乱。原始先民最早用火烘烤，陶器发明后熟食的炊器都是泥土烧制的，烧煮时稍不留意，便会水干爆裂。自先民发明了甗之后，不但可以在中途不揭盖的情况下随意加水，而且新增了一种减少营养流失的熟食好方法，食物的材料、样式、品种也越加多姿多彩。

金山坟遗址，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物普查时就已发现，1985年发掘，出现了距今3000~5000多年的遗存。其中我国良渚文化中很有考古价值的两座火葬墓之一和中国最早的一体式陶甗出自该遗址。



▲ 中国最早的一体式陶甗

蒸淀、小蒸、大蒸、蒸浦村、蒸夏村……这里的地名出奇多地与“蒸”有不解之缘。清·叶世熊纂修《蒸里志略》有记载，汉濮阳王墓在大蒸东北半里。（为保护葬具与墓主不受外界侵扰）相传葬时以酒醋

蒸土，其地下不生蝼蚁，镇因此得名。这些都是巧合？还是与中国最早的，出自“蒸”淀金山坟遗址的一体式大“蒸”锅——陶甗有关？值得思考。

咖啡的香味征服我的嗅觉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幼时的我对家里每天早上的咖啡香特别兴奋，父母喝咖啡的习惯是传承自我外婆家。我外公年轻时在上海洋行任职，家里生活西化，每天早上除了那家在淮海中路瑞金路上叫做“伯尔巧克良”的俄国人面包店的店员（可能是上海最早的快递小哥）骑了自行车送来当天新鲜的热面包外，咖啡是必不可少的，那时我常去外婆家，有时还小住一段时间，最喜欢其中一款羊角面包，外脆内松浓浓奶香味，表面沾满芝麻，我想如来杯咖啡，肯定是绝配了。于是我提出：给我也来一杯，可答复是：小人不能喝咖啡，闻闻可以。

咖啡怎么能只闻不喝！后来我终于能与父母并起并坐喝咖啡了，那时咖啡粉只有上海咖啡厂生产的、250克的圆罐装，售3.25元，散装的500克4.85元，多种渠道来的咖啡混在一起称混合咖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价格算奢侈品了。那时的咖啡壶是清一色的一种铝制大茶壶，黑色胶

木柄，里面一个滤芯，盖子上一个空心透明玻璃球把手是整个壶的亮点，加好咖啡粉在滤芯中，加上水，烧滚后你可见到水冒至顶部球体内翻滚的状态，颜色渐渐变深，煞是好看。香气四溢，即刻勾起你的食欲。

那个年代在金陵中路柳林路口有一家貌不惊人的“金中食堂”，除了一般中式点心中，居然有小壶咖啡堂吃，多个咖啡壶同时在多座灶头炉头上制作，满室香气，吸引了不少路人止步。“金中食堂”生意兴隆，名气渐渐做大，不少上海老克勒远道而来，一杯咖啡，二片方包夹果酱，味道不要太好噢。

咖啡渐渐在上海滩流行，咖啡机也开始升级，家里也升级到用电动咖啡机，虽然操作简单，但对比老式的来说更多的香味进入了咖啡之中，而不是散发到空气中。自己做的咖啡当然更新鲜浓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儿子出生，想不到他也与咖啡有缘，四五岁时居然就要求我给他也来一

是他一心向往的葬礼，但他已经无从知晓了。”她如是说。现在葬礼过去都已经四十年了，我们好像还跟在他的灵车后面。而他的后一个预言却基本实现，在花神咖啡馆和双雪咖啡馆之间的路口，后来果然以他和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小广场。他对索邦学生出了名的态度傲慢，惟独对她例外，他们在巴黎高师相遇，一起度过了漫长而美好的文字生涯。

他搬离勒高夫街后将近百年，三年前的春天，我来到了这里，几乎天天都在他的故地转悠，那里那里到处都是他的足迹，想不注意都难。

他是萨特。她是波伏瓦。

布谷鸣转，江南的天色鸭蛋青，饱满，柔和。乡下古旧而清凉的小院里，几株肥硕的枇杷树，身裹赭黄、槐黄的珠玑，斜倚墙头，筛风弄月，日子绵软且悠长。

早年间，母亲在庭院一角栽种的枇杷树，今已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初夏小憩，蝉声如雨，空翠湿人衣。枇杷树张开四肢，努力伸展，浓阴如幄。叶片饱满瓷实，墨绿深蓝，经络分明。青绿的枇杷染成赭黄、橙黄、金黄，灿烂地微笑着，点燃了吉祥的村庄，淹没了宁谧的小院。每到黄昏时分，暮色清凉而欢悦。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剥食刚摘下的枇杷。枇杷黄灿灿，光洁如蜡。捏一枚入口，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沼泽中。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远，引得几只鸡雏竞相追逐，生趣盎然，有写意风格。

有一年，我在苏州古镇徜徉。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枇杷，声音清如山泉，双眸深如清塘。竹篮里的枇杷黄澄澄，粉嫩，静美。纤手弄枇杷，相得益彰，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水乡枇杷亮艳于庸常的平民生活里，姿态温婉清美，在清浅时光里，恣意安然。

枇杷堆黄

宫风华

制作它，享受它

方正明

杯，我的回答当然也是：咖啡小人不能喝，闻闻可以。有一次我做了两杯咖啡，是和我太太早餐饮用的，儿子是一杯牛奶，当我离开桌子一会回来竟然发现我的一杯咖啡没有了，儿子闷笑，我一看他居然把我的一杯咖啡倒入他的牛奶中了！

这是他人生第一杯自己制作的奶咖，看来得提前准许儿子喝咖啡了，于是我们订了个条约：周一到周五，只有牛奶，没有咖啡，周末加咖啡。儿子高兴地接受了。九十年代初去了美国，渐渐了解了美国的咖啡文化后才知道过去在国内喝的咖啡其实大多是美式咖啡，因那时的机器只能做到这样，现在在美国大部分人热衷的是意式咖啡，二者差别简单讲：美式淡，意式浓。意式浓缩咖啡（expresso）一定要用意式的咖啡机才能制作，制作浓缩咖啡必须咖啡豆现磨，然后加上不同程度的奶和奶泡构成卡布奇诺、拿铁等各式咖啡，其中那杯expresso是关键，一杯成功的expresso需要一些数学般精确的

数字：18克新鲜现磨咖啡粉，93℃温度水，在9bar（9倍大气压）压力下，25秒钟内滴完一杯30毫升的expresso。当然加进的牛奶和奶泡也很重要，必须全脂新鲜牛奶，刚从冰箱里取出的，加热牛奶和打奶泡更是一门技术活。

当你品尝了一杯成功的意式咖啡后你会恍然大悟，原来的Americano（美式咖啡）根本不是咖啡，只是一杯咖啡色的水！家里咖啡机不断升级，Saeco, Delonghi, Brerille, Jura, 先后进了十几台，从电动、半自动、全自动又回到半自动，儿子要求更高，除了咖啡机器，还买了台电动烘咖啡豆的机器，他见市场上现成咖啡豆不够新鲜，自己买生的咖啡豆在家烘焙，每次250克，每周一次，烘焙出最新鲜、最佳状态的咖啡豆，制作出最佳味道的咖啡。

咖啡已成为我家每天不可缺少的伴侣，研究它，制作它，享受它，其乐无穷。

十日谈

咖啡时光

责编：杨晓晖

明日请看
《南洋咖啡南洋香》。